

俄羅斯文學叢書

罪 與 愁

共 學 社

共學社俄羅斯文學叢書

罪與愁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俄國阿史特路夫斯基

譯述者

柯一岑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Kung Hsue Sheh Series
SIN AND SORROW

By
ALEXANDER OSTROVSKY

Translated by
KOU I TSEN

1st ed., Dec., 1922

2nd ed., May, 1931

Price: \$0.3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罪與愁——人人所不能免的

Alexander Ostrovsky
柯 一 岑 譯著

登場人物：

巴伯葉夫 (Babayev) 一個年輕的地主

克拉斯洛夫 (Lev Rodionych Krasnov) 一個商人，約摸三十來歲

唐迪亞拉 (Tatyana Danilovna) 又叫做唐孀 (Tanya)，克拉斯洛夫的妻

露凱夜 (Lukerya) 又叫做露沙 (Lusha)，唐迪亞拉的姊姊，是一個老處女，又是一個已經

去了世的書辦的女兒

亞克其勃 (Arkhip) 年老的瞎子，克拉斯洛夫的祖父

阿方弱 (Afonya) 又叫做阿舫拉西 (Afanasy)，一個瘦弱的孩子，約摸十八歲的年齡，克

拉斯洛夫的弟弟

枯力秦 (Kuritsyn) 麵粉小販，大約四十來歲

烏來亞拉(Ulyana) 枯力秦的妻，克拉斯洛夫的姊姊

席希賈納夫(Shishgalev) 法庭中的書辦

柴吉克霞(Zaychikha) 又叫勃羅科飛夫拉(Prokofyevna) 巴伯葉夫宿寓中的女主人

卜勃(Karp) 巴伯葉夫的僕人

事實發生於一個縣城中。

第一幕

第一景 一間舊紙糊的房間，陳設簡陋；後面有兩扇門，一扇開着朝街，一扇通至另一間連着

的房子，窗戶上掛着印度花布的簾子。

第一場

卜勃解開一個提包，柴吉克霞（即勃羅科飛夫拉）向窗外打望。

勃羅科飛夫拉 看啊，先生，多少的人圍集攏來了。

卜勃 他們要做什麼？爲什麼這樣大驚小怪？

勃羅科飛夫拉 先生，他們人人都想打聽到底誰來了。

卜勃 他們說你們都是鄉下人，你們真是鄉下人啊。好，告訴他們罷，這是巴伯葉夫凡能丁拍

夫立希 (Valentin Pavlych Badayev) 地主。

勃羅科飛夫拉 (對着窗外說) 巴伯葉夫，他是地主。(對卜勃) 他們問你們爲什麼事來。

卜勃 有事，自然。你們以爲我們到這裏來玩嗎？要到這裏來玩這到不少的機會。

勃羅科飛夫拉 (對着窗外) 有事體。(對卜勃) 你們要打住好久嗎？

卜勃 我們自然不是來長住在這裏。我們或者打住兩天；不會再久，你們可以相信罷。

勃羅科飛夫拉 (對着窗外) 兩天。(從窗戶裏縮進頭來) 現在我已經使他們滿意了。五分

鐘內全城都要曉得了。

卜勃 你這家旅店到不錯，到還潔淨。

勃羅科飛夫拉 自然是潔淨的，先生。不過沒有什麼大點綴，光是潔淨罷了。自然也沒有多

少人旅行到我們這城裏來。

卞勃 此地也不是臨當大道。

勃羅科飛夫拉 大道，差得遠哩！不過上等人到此地來，他們總是住在我這裏。許多到此地來的地主我都認識。他們常光顧我，很少到旅館去的。

卞勃 實在因為那裏太噪雜。

勃羅科飛夫拉 是的，我也正要這樣說呀！樓下就是一間酒店；在集市的日子那真噪雜得可怕。請你告訴我，你主人的母親蘇非亞拍夫落夫拉(Sofya Pavlovna)不就是巴伯葉夫將軍的夫人嗎？

卞勃 正是的。

勃羅科飛夫拉 他們的產業是叫做柴凡得內(Zavetnoye)嗎？

卞勃 是的。

勃羅科飛夫拉 對了，對了。我剛才看出他來。我總當他是個年輕的人。他常同他的母親坐車子到城裏來，並且他們常會來看我。他現在住在鄉下嗎？

卜勃 沒有，我們在聖彼得堡的時候多；不過現在我們到鄉裏來料理些事情。

勃羅科飛夫拉 是的，是的。但是他是很相與的人嗎？

卜勃 還好。

勃羅科飛夫拉 也好，感謝上帝！上帝賞賜他！到底你們帶了什麼使命來到我們城裏呢？

卜勃 啊，一些無了無盡的法律上的事。零零星星的事，有些是要做見證的，不過我猜想他沒有五天工夫是做不了的。

勃羅科飛夫拉 這無足希奇。你們去會了法官沒有啦？

卜勃 是，我們一齊都會了。剛才他們叫一個書辦從廳裏到我們這裏來。

勃羅科飛夫拉 或者他們替你們做，要比替我們做快些。如果你要什麼東西，你一敲牆，我就會來的。（出去）

巴伯葉夫和席希賈納夫由側門進來。

第二場

巴伯葉夫，席希賈納夫，和卡勃

巴伯葉夫 先生，那嗎你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嗎？

席希賈納夫 （鞠躬，不斷的吹鼻子，又用手掩着嘴）先生，但是要相信我，如果這終歸是可以的，

我們也就會——

巴伯葉夫 也許這也可以的吧？

席希賈納夫 先生，你自己想想看。現在開庭的日期已經過了，要召集那些人員，實在辦不到；

明天又是假期——接着便是禮拜六，禮拜日。

巴伯葉夫 想想，先生，你怎樣待遇我！

席希賈納夫 怎麼能够責備我呢？我是一個最卑微的人。

巴伯葉夫 先生，但是以後這四天日子我在這裏做些什麼事呢？這到是可怕的呀！

席希賈納夫 你可以四處看看，先生呀，見識見識我們的城裏。

卡勃 在這裏看有什麼用？此地有些什麼可看？我猜想你到還要說聖彼得堡沒有你們這

城裏美麗。

巴伯葉夫 你有什麼社會的生活嗎？

席希賈納夫 莫怪，先生，你說什麼？

巴伯葉夫 我說，你們有什麼社交的生活，如種種俱樂部，音樂的娛樂，或是各種娛樂會之類嗎？

席希賈納夫 沒有，我們沒有這個。

巴伯葉夫 那嗎，這些法庭中的人員，及其餘的人到什麼地方去消遣呢？

席希賈納夫 他們總是大家集合起來消遣。

巴伯葉夫 怎樣集合呢？

席希賈納夫 每天都是指派定的。比方今天他們和知事，明天和法官，後天和辯護士，以後和

納酒稅的農人，最後便和退職的警察長——這樣一個星期便過去了。

巴伯葉夫 他們在什麼時候集聚呢？

席希賈納夫 差不多六點鐘的辰光。

巴伯葉夫 那嗎他們做些什麼事呢？

席希賈納夫 賭博啦。

巴伯葉夫 還有別什麼，自然不只是賭博吧？

席希賈納夫 那是真的，只是賭博。不過他們也常常叫幾席酒和小菜——這也是當然的。

他們賭了之後，便吃點心，這樣便把時間消遣過去了。

巴伯葉夫 從六點鐘那個時候起，他們就人人都要買酒喝嗎？

席希賈納夫 啊，不呀！不過莊家或罰了錢的人。

巴伯葉夫 那嗎，先生，我沒有法子想。我只好等等。

席希賈納夫 等一歇罷，先生。星期一，請你要出庭，我也會把事情辦好，不會耽延。

巴伯葉夫 很好，星期一我到法庭裏來。不過你要替我做些筆墨的事。我也會給你——這

是照例的——我從不願意叫人家勞而無獲。

席希賈納夫 我家里也是家口嗷嗷，閣下——

巴伯葉夫 什麼事？

席希賈納夫 肯叨光給一點什麼東西——

巴伯葉夫 真的，我不懂；這是怎麼一回事？你要多少？

卜勃 給他一羅卜就够了，先生。

巴伯葉夫（拿錢給席希賈納夫）你拿去——我真的難爲情。

席希賈納夫（納錢口袋中）無所謂。我心感你；我願意你鴻運無窮（出去）。

第三場

巴伯葉夫和卜勃

巴伯葉夫 卜勃，你怎麼這樣粗莽。

卜勃 先生，如果你開頭就用感情對待他們，那他們就要成了鎮日到這裏圍着你訴苦的习惯了。沒有這許多錢來滿足他們。他們都是一班無法無天的東西。

巴伯葉夫 是的，我怎樣好呢？我想出去散下步，但是天又還熱。卜勃，我怎樣好呢？

卞勃 我告訴你，去睡罷；旅行了以後，睡覺是一樁好事。

巴伯葉夫 那嗎我晚上又做什麼事呢？

卞勃 晚上也一樣睡啦。人家說疲倦了以後就要睡。

巴伯葉夫 我多笨，什麼書都沒有帶來。我祇要有些遊戲的勾當來娛樂我這四天的日子就好了。（從側門走出去。）

卞勃 哦，你所想就是這樣！勾當！這才是他的派頭！他是他母親驕縱慣了的寵兒，同着年輕的婦女在了頭房裏長大來的。現在他還渴想這類的事。自我同他住在聖彼得堡以來，這種的事我常看見的；這是多麼不要臉啊！我看看他睡不睡？我也想閉一下子眼了。（他正想躺下去的時候房門忽開了）誰呀？

露凱夜入場。

第四場

卞勃和露凱夜

卞勃 你做什麼？

露凱夜 凡能丁拍夫立希。

卞勃 你要找他做什麼？

露凱夜 我要看他，自然是有必要的事。

卞勃 你要什麼樣的幫助呢？

露凱夜 好魯莽的東西！你不知道希密古林（Zhingulin）夫人們在你主人的母親家常受歡迎的嗎？我和凡能丁拍夫立希也是很要好的。

卞勃 你嗎？我不相信。

露凱夜 或者你是蠢得誤解了我的話，其實我並沒有這個意思（坐下）你的職務是立刻去替我通告。

卞勃 我告訴你罷，他現在睡了。

露凱夜 那裏有這回事，因為我剛才在窗戶裏看見了他。

卜勃 也好，我看我也不能夠替你做些什麼；我去通知罷。（出去）

露凱夜 如今時代，這班縱容慣了的人所發生的這類的奇變，簡直多得很。他應該先詢問我

是那一類的人，然後才來用那類的待遇對付我。我是否來求人幫助，那並不是他的職務。

這也是真的，我們這地方的人也常做些那種的事，不過不是人人如此。或者凡能丁拍

夫立希自他在聖彼得堡住了以來，已經變成很驕傲了，因此他也不願意來看我。但是我

很想把我在此地所認識的人個個告訴他。我想他從前並沒有藐視過我們，對於我的妹

妹唐娜尤特別的好。

巴伯葉夫入場。

第五場

巴伯葉夫和露凱夜

巴伯葉夫 你是誰？

露凱夜 我並不意料你就把你的老朋友這快忘記了，凡能丁拍夫立希。

巴伯葉夫 請坐，（同坐下）我現在怎麼也記不起。

露凱夜 自然，現在感情用事不合時宜了；無論什麼事都是在利害上打算；但是我們鄉巴老不

像你們在聖彼得堡住的人；我們還能記得我們從前的朋友，而對於我們的恩人尤其不敢忘記。

巴伯葉夫 我也以這話爲然——恩人總應該要記得的。

露凱夜 我們很感激你母親，感激到非言語所可表示。她幫助施密古林家裏真不少。

巴伯葉夫 施密古林家裏。

露凱夜 對我和我的妹妹唐孀更好。

巴伯葉夫 （站起來）唐孀——唐迪阿拉但捏諾夫拉嗎？

露凱夜 現在你記得嗎？

巴伯葉夫 那嗎，你是她的姊姊嗎？

露凱夜 我就是露凱夜但捏諾夫拉施密古林。

巴伯葉夫 得罪得罪，請你不要見怪。

露凱夜 你記得我的妹妹比記得我更牢，我一點都不怪你。她是很縹緲的，當然不會忘記她。

巴伯葉夫 是的，是的，她是一個非常縹緲的女孩；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露凱夜 我早就知道這一層。不是我，又誰知道呢？因為我是長姊姊，才留心妹妹的事。

巴伯葉夫 是的，是的，真的不錯。你肯告訴我，現在她在什麼地方嗎？她現在幹些什麼事呢？

露凱夜 她就在這城裏，已經結了婚了。

巴伯葉夫 結了婚嗎？她的生活還快樂嗎？

露凱夜 你自己想想。她現在在一班愚而無知的人民中過那窮苦的生活。那里能如從前

在柴凡得內你母親家裏那種樣兒。這裏簡直是地球上的天國！你母親又是女人中最

和氣的，她總歡喜使她家裏的人個個都快樂。在她家裏差不多總有許多青年男女，他們

從早至晚都是游玩。她甚至叫她房裏的侍婢也來和我們玩遊戲，或別的玩意，而她總

是旁觀以取樂的。